

文学故事丛书



部长女儿的婚事

二十一部当代长篇小说选粹

BUZHANG
NÜER DE
HUN SHI



长篇小说丛书



部长女儿的婚事

二十一世纪当代长篇小说选粹

BUZHANG
NUER DE
HUN SHI

囍



部长女儿的婚事

二十一部当代长篇小说选粹

张 洁 等著

《文学故事报》编辑部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部长女儿的婚事

Buzhang Nuer De Hunsh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4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5}{8}$ 插页 2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8,000

书号 10019·4196 定价 2.20 元

目 次

盗官记(选自《夜谭十记》).....	马识途(1)
你是聪明的姐(选自《芙蓉镇》).....	古 华(8)
他和她(选自《三年五载》第一卷《基石》).....	叶 辛(26)
江青游园记(选自《钟鼓楼》).....	刘心武(48)
真正的人生,在那艰难的路上 (选自《画魂——张玉良传》).....	石 楠(53)
“男强女弱嘛!”(选自《刺绣者的花》).....	李 纳(79)
爱,快乐的深渊(选自《梦·泪·梦》).....	李汉平(112)
迷迷濛濛(选自《冬天里的春天》).....	李国文(127)
灯红酒绿(选自《雾城斗》).....	汪文风(148)
理智啊,快回来吧!(选自《故土》).....	苏叔阳(172)
众英雄胆略过人 约翰逊夤夜就擒 (选自《昨天的战争》).....	孟伟哉(190)
部长女儿的婚事(选自《沉重的翅膀》).....	张 洁(224)
二到刘桥镇(选自《蛇医传奇》).....	金振林(237)
李向南和顾小莉(选自《夜与昼》).....	柯云路(257)
能干的女人(选自《将军吟》).....	莫应丰(275)
今宵月儿明(选自《大地》).....	秦兆阳(294)

女艺人的选择 (缩编自《同窗》)	韩 瀚 (314)
神秘的黑喇嘛山 (缩编自《沧桑人世》)	徐仁骥 (323)
跋涉者的爱 (缩编自《跋涉者》)	焦祖尧 (350)
四十寿辰 (选自《一代风流》第四卷《圣地》)	欧阳山 (377)
彭德怀临危受命 (摘编自《东方》)	魏 巍 (389)
编后记	(399)

盗 官 记

马 识 途

民国年间，在某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那时候，县太爷——也就是县长，是做不长久的。少则三月，多则一年，把金条银元搜刮得差不多了，便拍拍比以前明显凸出来的肚子走人！

这天，又有一位新老爷来上任。河坝码头搭彩棚，铺红垫，锣鼓鞭炮齐鸣，甚是热闹。轮船已停在河心，几条木舢板靠上去接老爷下船。正在这时，出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新老爷换舢板时踩虚了脚，扑通一声掉进水里，立时被恶浪卷去，踪影全无。

但见跟在新老爷后面的会计主任、秘书师爷及新老爷的太太，匆匆研究了一下，那太太便擦干了眼泪，把新老爷的委任状拿出来交给秘书师爷，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一行人依旧沉着而兴高采烈地鱼贯下船，乘着舢板上岸来了。

到了欢迎彩棚里，秘书师爷把委任状亮在大小官员、士绅名流们面前，自我介绍道：“鄙人就是王家宾。”——王家宾就是那刚刚淹死的新老爷。

有人问：“刚才下船时好象出了什么事？”

会计主任答道：“哦，一个跟班没有站稳，落水淹死了。”

死一个跟班当然于事无妨，“王家宾”大老爷照常上任不误。只是他刮起地皮来比哪一个都彻底，真好比饿虎下山，石头里也想啃出肉星星来。没多久，不仅百姓们怨声载道，连各界的老爷们也议论纷纷。“新老爷”置之不理。但在一个黑夜，他和会计主任，还有那位太太，席卷了三个月搜刮的民脂、民膏，逃之夭夭了。

这可真是一件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事。却不料这事传到本县西山一位绿林英雄那里，又引出一件更加离奇的事情来。

这位好汉名叫张牧之，虽是放牛娃出身，却因天性聪明，能够粗通文墨。因胞妹被地主霸占，他气忿不过，便上西山自立为王，专门劫富济贫。县衙门称他为“匪首张麻子”，多次征剿不遂，至今县城门口还贴着悬赏三千元捉拿他的告示。这一天，张麻子恰巧劫得了冒充县长王家宾的秘书师爷、会计主任及县长太太和他们刮来的大量金银、钞票、鸦片烟。张牧之再三问两问，问出了由会计主任导演的那出偷梁换柱的闹剧及官场里卖官买官的内幕。

原来，那时县长、局长、处长、科长等等大小官位，只要肯出钱，哪管你是阿猫阿狗、牛头马面，都可以买来做做的。更有一些资金雄厚的钱庄，买得一批现成的委任状，凡宦囊羞涩的政客，均可賒购，只要保证上任后几个月将本利偿清即可。为保险起见，钱庄要给这位新官派个会计主任，以保证

钱庄的利益。这位王家宾大老爷的会计主任便是这样一个角色。王家宾落水淹死，钱庄蚀了本，他回去无法向老板交帐，所以演出这样一幕戏来。

张牧之听得此事，仰天大笑：“堂堂官场，竟如此糟污！”忽然他又异想天开：我何不也去买个县官来当当！

于是，张牧之派弟兄四出打探，弄了个为人正派，熟悉本县各种情况的穷职员来，请他做自己的秘书师爷。张牧之对他说：“陈师爷，你瞧得起我们，觉得我们干的是打富济贫的好事，就留下；要是你在这里反而不自在，就拿了这路费回家，不必勉强。”陈师爷上山几日，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又耳闻目睹，深知他们是世上少有的好人，便慨然应允了。

他们带着一大笔钱去省城，买得了盖有大红官印，赫然写着县长张牧之字样的委任状。陈师爷又从生活起居、社交礼节、言谈举止等方面按县长的标准对张牧之进行了不可缺少的训练。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向县城发了“到任履新”的电报，便登上轮船，大模大样地出发了。

那些毕恭毕敬地候在码头上的大小老爷们，当然不知道自己迎接的竟是令他们咬牙心跳的张麻子。只见这位新老爷仪表堂堂、目光炯炯，讲话十分得体，早已显出几分敬重之意。

谁知过了不久，新老爷便叫他们大失所望，却又有苦难言了。

一天，一个地主来告他的佃户没交租子，原告被告都被

传上堂，那佃户一见官，先扑通一声跪下了。

“给我站起来。”张牧之说，“现在提倡三民主义，讲平等，不兴下跪。”陈师爷在旁听得此话，暗暗发笑。

张牧之又对那地主说：“你也站到下边去，好问话。”那地主颇为不满，却又不敢不从，只得站在佃户旁边。

听了两方申诉，原来是地主将政府规定的“二五减租”改成“二五加租”。张牧之火冒三丈，本想当场发作，见陈师爷不断给他递眼色，才忍气宣布退堂。

过了三天，县衙门贴出告示，地主败诉了。告示上说，按政府第几条第几款法令，应退佃户二成五租谷。地主虽然气不忿，也只得吃了这哑巴亏，穷苦百姓们则高兴得奔走相告，说是新来的张老爷真能秉公办案！

这时上边又下来了公事，收一笔爱国捐，五万元。这种捐油水最肥，说是五万，你收它十万八万也无人过问。遇到这种情况，县太爷的腰包立刻会象打了气的皮球一样鼓起来，而穷苦百姓中不知又要平添几多鬻妻卖子、寻死上吊的人家！

张牧之一听，不禁连声大叫：“算了，算了！老子不办这缺德事！”陈师爷百般劝解，又出谋划策，想出个“随田粮附加”的高招，让那些殷实人家着实放了放血，张牧之这才转怒为喜。

一般老百姓听说这回的爱国捐是随田粮附加，都念起“阿弥陀佛”来，说民国以后总算见到一个清官了。那些田多粮足的财主们则着实心痛，可想起张大老爷早已明言：这钱

是打共产党的战事所需，违交者以贻误军机论罪，哪个还有胆量捣鬼哟！这位张大老爷说得便能够做到。几个月来，他们对此已深信不疑了。

县城里有位首富，县参议会议长董大老爷（当然也是首恶。后来知道，张牧之的胞妹就是被他糟蹋的）。他觉得张大老爷竟这般的为官清正，好生奇怪，便暗中派人去省城查访，方知张大老爷原来是省上最有势力的刘总舵把子的门生。这刘总舵把子，蒋介石都莫奈其何呢，他们又怎能再与这位张大老爷抗衡？吁噫哉！咽了这口气吧。其实，这刘总舵把子是早被张牧之买通了的。

但张牧之并没有一个完，跟着来的又是“二五减租”。他把国民政府实行二五减租的告示拿来到处张贴，大事宣传，“谁敢违抗政府法令，严惩不贷”！弄得地主们叫苦连天。张大老爷竟毫无善罢甘休之意，又把本县两名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恶霸在河滩上当众斩首。老百姓不禁鼓掌欢呼“张青天”，还凑钱给“张青天”送了一顶万民伞。这万民伞才真叫名副其实，签名的足有两三万人。

一桩桩一件件事情，逼得那位董大老爷不得不琢磨起来：“这人专门向着穷鬼，找空子和有钱人作对，莫非他……”他请了县党部书记长来，二人商量再三，又请来省里两位专门对付秘密共产党的“调查专家”，暗中对张大老爷进行查访。时逾两月，他们也没有查出他的根底来；左看右看，这张牧之实在不象一个共产党。那一身江湖习气倒确象是刘舵把子的门生，于是这调查也就不了了之。

可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透风的又常常是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县城里有个罗一安，原是衙门里的跟班，曾和那个冒名顶替的县太爷一起被截上西山。后来他领了张牧之发的路费，想去省城混事，混来混去，还是混回县里来了。这天他在街上闲荡，撞见张牧之骑着马在城中巡视。他不由得一怔：这位张大老爷怎么好生面熟？仔细想来，竟想起这正是西山上的山大王张麻子！此事非同小可！他一溜烟跑到董大老爷府上，气呼呼地报告了这个惊人的发现。董大老爷沉吟片刻，嘱咐他不要声张；自己马上与省上的两位调查专家研究，觉得这未免过于玄虚，张麻子和县长大老爷，二者简直风马牛不相及。此事小心为上，不可造次。

正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张牧之已经行动了。他假“议事”之名将董大老爷请到县衙门，并把公审他的告示贴满全城。老百姓们湖水一样涌进大堂，堂上堂下一片杀声。陈师爷宣读了判决书，人们就只听到“就地正法，开刀问斩”几个字。不料正在人们拥着刀斧手将董大老爷推出门外的时候，周围突然响起枪声。十来个保安队冲过来将董大老爷劫走了。

这真是事出意外。张牧之大叫一声：“追！”带了十几个人冲开混乱的人群，顶着保安队的机枪冲过去。他到底追上了，举刀将董大老爷劈成两半，替全县的穷百姓和自己含冤而死的妹妹报了仇。自己却拄着钢刀，仰天大笑起来。这时他已是身陷重围，无法逃脱了。陈师爷和弟兄们也被打

散，不死的便躲了起来。原来又是那罗一安，见事不妙，说服保安队相信了张大老爷就是土匪张麻子，而且恐怕董大老爷就要在他的刀下送命，于是才有了这个急转直下的结局。

张牧之被抓起来了。火速上任的新县太爷在他五花大绑的背后插上了“土匪张麻子一名”的标子，推出去砍了头。全城的老百姓几乎都来送他，陈师爷也低了头夹在中间。大家紧绷着脸，紧咬着嘴唇，心里默念着“张青天，张青天”。张牧之脸上却看不到一点愁苦的影子。他昂着头，坦然地走着，走着……

涯村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长篇小说《夜谭十记》改编

你是聪明的姐

古 华

大清早，雾气蒙蒙。芙蓉镇青石板街上，狗不叫，鸡不啼，人和六畜都还在睡呢，秦书田就拖着竹枝扫帚去喊胡玉音。彼此都是每天早起见到的第一个人。他们总要站在老胡记客栈门口，互相望一眼，笑一笑。

“大哥，你起得真早。回回都是你来喊门……”

“玉音，你比我小着十把岁，哪有不贪睡的。”

“看样子你是晚上睡不大好罗？”

“我？唉，从前搞脑力劳动，就犯有失眠的毛病。”

“晚上睡不着，你怎么过？”

“我就哼唱《喜歌堂》里的歌……”

提起《喜歌堂》，他们就都住了口。《喜歌堂》，这给他们带来苦难、不幸的发灾歌……渐渐地，他们每天早晨的相聚，成了可怜的生活里的不可缺少的一课。偶尔某天早晨，谁要是没有来扫街，心里就会慌得厉害，象缺了什么一大块……就会默默地一人把整条街扫完，然后再去打听，探望。直至第二天早晨又碰到一起，互相看一眼，笑一笑，才心安理得。

这天早晨，有雾。他们从街心扫起，背靠背地各自朝街口扫去。真是万籁俱寂，街道上只响着他们的竹枝扫把刮在青石板上的沙沙沙，沙沙沙……秦书田扫到供销社门市部拐角的地方，身子靠在墙上歇了一歇，忽然听得供销社小巷围墙那边的侧门吱呀一声开了，他忍不住侧出半边脸块去看了看，但见一个身坯粗大的黑影，从侧门闪了出来，还反手把门带严。“小偷！”秦书田吓了一跳。但是不对，那人两手空空，身上也不鼓鼓囊囊，哪有这样的小偷？他心里好生奇怪，眼睁睁地看着那黑影顺着墙根走远了。他晓得供销社的职工们都是住在后院宿舍里，楼上只有女主任李国香住着。这溜走的人背影有些眼熟。这是什么好事呢？他没有吱声，也不敢吱声。这天中午，他还特意到供销社门口去转了转，也没有听见供销社里的人讲丢失了什么东西。

过了几天。早晨没有雾。秦书田和胡玉音又从街心分手，各自朝街口扫去。他扫到供销社围墙的拐角处，又身子靠在墙上歇了歇。这回，他不等围墙的侧门吱呀响，就从墙角侧出半边脸块去盯着。不一会儿，侧门吱呀一声响，一个身坯粗大的黑影又从门里闪了出来，反手关了门，匆匆地顺着小巷墙根走了。秦书田这可看清楚，暗暗吃了一惊，是他！天呀，天天钻进这围墙里去做什么？事关重大，秦书田不敢声张。但他毕竟是“人还在，心不死”，就拖着扫帚跑到另一头去，把胡玉音叫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对着年轻寡妇的耳朵，透出了这个“绝密”。讲后又有些怕，一再叮嘱：“千万千万不能告诉第三个人。这号事，街坊邻居都管不

了，我们只能当光眼瞎。何况，我们又是这种身分……”“是他？”“是他。”“那一个呢？”“是她。”“他，她，他，鬼晓得你指的是哪个他，她。”胡玉音却很开心似的，脸盘有点微微泛红：“鬼！你对着人家耳朵讲话，满口的胡子也不刮刮，戳得人家的脸巴子生痛！”“啊，啊啊，我的胡子……一定刮干净，天天都刮！”他们脸块对着脸块，眼睛对着眼睛，第一次挨得这么近。

又是一天清早，秦书田想出了一个鬼主意。他和胡玉音在街心会齐了，把这鬼主意说了。胡玉音只笑了笑，说了声“由便你”。他们头一回犯例违禁，没有先扫街，而是用铲子从生产队的牛栏门口刮来了一堆稀家伙，放在供销社小巷围墙侧门的门口，开门第一脚就会踩着的地方。然后，两人躲到门市部拐弯的墙角，露出半边脸子去盯守着。真讨厌，这早晨又有雾。他们的身子不觉地偎依在一起，都没有留意。等了好一会儿，他们听到了门市部楼上有脚步声，下楼来了。秦书田个头高，半蹲下身子。胡玉音把腮巴靠在他的肩膀上，朝同一个方向看着。他们都很兴奋，也很紧张，仿佛都感觉到了彼此心房跳动的声音。胡玉音的半边身子都探出了墙角，秦书田站起身子伸出手臂把她搂了回来，再也没有松开，还越搂越紧，真坏！胡玉音狠狠地拍了两下，才拍开。小巷侧门吱呀一声开了，那黑影闪将出来，肯定是头一脚就踩在那稀家伙上边了，砰咚一声响，就象倒木头头似的，跌翻在青石板上。那人肯定是脑壳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倒在石板上哼着哎哟，好一刻都没见爬起来。“活该！

活该！天杀的活该！”胡玉音竟象个小女孩似地拍着双手，格格地轻轻笑了起来。秦书田连忙捂住她的嘴巴，捉住她的手，瞪了她一眼。秦书田的手热乎乎的，不觉的有一股暖流传到了胡玉音的身上，心上。

两个扫街人继续躲在墙角观看，见那人哼哼哟哟，爬了几下都没有爬起来，看来是跌着什么地方了。秦书田起初吓了一跳，跟着心里一动，觉得这倒是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便又附在胡玉音的耳朵上“如此这般”地说了说。不过他的腮巴已经刮得光光溜溜了，再没有用胡子戳得人家的脸巴子生痛。胡玉音听了他的话，就推开他的双手，转身到街口扫街去了。

秦书田轻手轻脚地走回街心，然后一步一步地扫来。忽然，他发现了什么似的，拖着个竹枝扫把，大步朝供销社围墙跑来，一叠连声地问：“那是哪个？那是哪个？”

他来到巷子围墙下，故作吃惊地轻声叫道：“王支书呀！怎么走路不小心跌倒在这里呀？快起来！快起来！”

“你们两个五类分子扫的好街！门口的牛粪滑倒人……”王秋赦坐了一屁股的稀家伙，浑身臭不可闻。他恨恨地骂着，又不敢高声。

“我请罪，我请罪。来来，王支书，我、我扶你老人家起来。”秦书田用手去托了托王秋赦那卡在阴沟里的一只脚。

“哎哟喂！痛死我了！这只脚扭歪筋了！”王秋赦痛得满头冷汗。

秦书田连忙放开脚，不怕脏和臭，双手托住王秋赦的屁